

宣講拾遺

五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7
5



宣講拾遺卷五 目錄

第五訓各安生理 衍說一段 旁引古今順逆證鑒數案

思親感神

勸聽宣講

悍婦傳法 附 冥案實錄

毀謗遭譴

因果實錄

南柯大夢 處 世格言

拒淫美報 附 戒淫歌

F0147-(5)

各安生理

萬歲爺說。如何是各安生理。這生理二字。你們眾人還省得麼。生便是人的生命。理便是道理。凡人要生。必要循理。所以叫做生理。你百姓們那箇不要生。那有幾箇肯循理。所以說要安生理。論生理也多。俗語云。道路各別。養家一般。如讀書。便是儒士的生理。耕種田地。農夫的生理。造作器用。工匠的生理。買賣經營。商賈的生理。至若人無田地。無資本。又不能讀書。不會做手藝。就與人傭工挑腳。亦是貧漢的生理。各人只做自家本等事。不去高心妄想。這便是

各安生理。大的有大成就。小的有小著落。箇箇皆可度活。就是目前未必見好。將來必有箇好的日子。如花木生在。地上。雖有早遲不同。若勤力灌溉。日至之時。自然結果成。熟。今有一等人。這件已做得。旁邊聞說。別件更好。便丟了。去做那一件。一心想東。又一心想西。千搬百弄。到底一事無成。又有一等人。不思前算後。只說且過眼下。那管得後來。許多遊遊蕩蕩。終日胡混。這樣人。必然饑寒流落。及至自家也沒擺佈。只得做歹事了。你試看賭博的。下賤偷盜的。那箇不是沒生理的人。以此思想。便知生理。一日丟不

得。大凡人勤謹。便生起好念頭。懶惰。便生起妄念頭。一箇人有一件已事在。身上。他便無工夫去想別事。若閒行閒坐。遇著一兩箇沒正經人。便做出無端事來。就是有富貴家子弟。頂一家擔業。亦不容易。也要自家勞苦支撐。方能成立。一生盡靠不得祖父。語云。爲人莫要心高。又云。自在不成人。又云。安常便是福。守分過一生。這幾句說得極好。會見許多走空頭的。行險遭困。不如小買小賣的。自在平穩。許多心高妄想的。分外營求。不如手藝會農田的。人享安樂。古人又說的好。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

排命運好。作生理不求自至。即便命運不好。做著生理也。可將就過活日子。亦省了許多心機。弄巧成拙。我勸你世人。須要各隨本分。各安生理。安意爲之。沒有三心兩意。將自己現成生理。丟了不管。弄自家智術。欲與那造化爭衡。能被你勝了的。我再與你們說破。古人云。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大厦千間。夜眠八尺。休恨不如人。人尙有不如你的。就依你們平日所羨慕。畢竟是讀書做官爲第一好事了。豈知朝廷爵祿。不是容易想的。那做官的人。自有做官的苦楚。比你們百姓更甚。除了讀書論生理。莫若農田好了。

古人叫耕田謂之力本。叫買賣謂之逐末。若是有田的大家。統領子弟奴僕。勤耕勤種。一粒落地。萬顆歸家。比買賣的利有千倍萬倍。園中栽桑。地上種棉。有穿的。池中蓄魚。園中蓄菜。家中蓄牲。有喫的。便是天年水旱。廣種薄收。也可糊口。眼不見官府。腳不踏城市。山中宰相。世上神仙。這也是最好的。何必定要做官。假如無田的人家。租得幾畝。典得幾坵。勤勤耕種。完了主人租。落得幾斗米。雖是粗茶澹飯。到比那膏粱喫得有味。雖是粗衣大布。到比那錦繡穿的更溫。妻子亦不驕奢慣了。兒孫亦不遊蕩慣了。那農

宣讀抄遺
田的眞有許多妙處。故論本分生理。此爲第一。手藝次之。買賣又次之。餘皆虛誑。終不該去習他。

萬歲爺訓百姓各安生理。是教你守本分。修身家齊。世間人都要有正業技藝。切不可學浪蕩。作歹爲非。耕與讀。商與買。皆爲生理。只要你守本分。專心務一。得一善。足可爲一生之計。何必必要拉著東。又去扯西。你若還棄本業。義外妄取。只恐的兩不就。枉用心機。讀書人。不專心。難成大器。商與農。不理正。豈能發籍。富與貴。得與失。天定之理。命運鄙。縱妄貪。終是無益。總不如聽天命。安分守

已。試看那。務正人。無不成立。凡成家。重勤儉。不可浪費。端品行。慎言語。凶險自息。修其身。齊其家。昂昂志氣。自然能振家聲。福祿雲集。

思親感神

嘗聞天地是孝德結成。日月是孝光發亮。孝之道言不可得而盡也。如舜帝以孝而稱聖君。王祥以孝而爲卿相。楊一以孝而登仙籍。郭巨以孝而得黃金。潘綜以孝而解冤。萬發以孝而還魂。自天子至庶人。因孝德而受獎者。難以枚舉。今講一案。思親感神者。大眾細聽。明朝嘉靖時。定海縣獅子山角。一人。姓孟名繼祥。娶妻李氏。其夫早亡。只存寡母。家供關帝聖像甚虔。繼祥早晚誦覺世忠孝等經。爲之下淚。所以事母極孝。奈家貧無業。在家貿易不順。一

日與人合夥。去廣東貿易。轉思母親年老。妻子年少。怎得脫身。因進堂稟母。母曰。見出外貿易。乃是正端。不必過慮。繼祥承命。收拾行李。拜辭孀母。而泣曰。宣母在上。且容兒一拜。不由兒。哭泣淚滿腮。見命薄。爹爹已不在。只留母。孤苦實可哀。只因咱母子少。只說是奉母承懽愛。奈家貧衣食難找來。兒心想出門做買賣。難捨母白髮老蒼台。有媳奉兒只管放心前去。有媳婦恐把母待外。祈老母務要放寬懷。未冷時。先把衣服曬。冷茶飯莫食免受災。娘曉得保養。兒不必掛心。夜晚間與媳同鋪蓋。到早晨無妨晚起來。憂悶時飲酒把愁解。教

媳婦家務巧安排。兒莫囑我。為娘曉得。若有時掛念兒在外。東西院談笑喜顏開。兒出門生意若見快。早歸家不待母徘徊。出外。豈有一。定。拜罷母。又把妻誥誡聽為夫。把話另安排。夫婦情本。是前生派。要尊重。三從並四德。閨閣之道。為妻頗曉。不須煩心。家貧困出在無其奈。做買賣無非想發財。夫出外別者無望礙。望賢妻事母要和諧。夫君放心前去。夫去後。凡事要忍耐。且不可掀脣與捧腮。若無事且莫站門外。免他人疑胡亂猜。為妻知道。謹守閨門。夫君放心。怎肯張風。設不幸路上有好歹。望賢妻節志休莫歪抱姪男。亦可接宗派。替為夫。孝敬老蒼台。夫君何必多心。

宣言抄
為妻決無二意。為夫的躬身把妻拜。此片言謹謹記心懷。臨行時衷腸難盡解。我只得別母出庭堦。講繼祥拜別母親與妻子。往廣東貿易。只望買賣鴻發。早回奉母。免母擔憂。誰料生意雖好。賬目難收。久留外郡。刻刻思親。不能回家。孟李氏自夫去後。操持家務。更加謹慎。終日績紡。供養孀姑。毫無厭心。朝夕焚香禱告。聖帝望夫早回。不料一年有餘。渺無信音。族中有一棍徒。外號叫賴食猴。素不守法。一日賭錢輸急。不得翻稍。想李氏青春年少。丈夫出外年餘未回。遂造謠言。說孟繼祥在廣東暴病身亡。李氏與母聽之。

哭泣不已。賴食猴又勸李氏改嫁。李氏聞言大怒曰。婦女之道。從一而終。丈夫臨行時囑過。設有不辛。節志要堅。抱姪作子。亦是正項。况母老家貧。全靠媳婦奉養。倘我改嫁。婆婆如何下臺。再者遠信不一。丈夫存亡。猶未的確。如夫果死。我立志守節。誓不改嫁。何得出此傷風敗俗之言。族人聞之。皆稱李氏是節孝婦人。不許食猴無禮妄為。食猴無方。遂串同族無聊之徒。誑稱李氏嫁身養母。刁賣與任姓。暗自得銀三十兩。約以次夜五更接人。是夜李氏聞信。遂設靈牌。一陣痛哭。宣跪靈台。不由我淚珠下吊。耳旁邊。

忽聽得更鼓初敲。一更裏哭夫君。命運不好。父早喪。母居孀。受盡煎熬。全憑夫謀生理。苦把錢找。到廣東。一年多。信音寂寥。總說是路途遠。一時難到。也該要修書信。帶回故郊。爲甚麼。一出門。把家忘了。莫不是在外面。另娶美嬌。一提起。不由我。心思煩惱。又聽得。瞧樓上。二更鼓交。怨夫君。你爲何。全不盡道。難道說。養育恩。一旦全拋。獨不思。高堂上。母親年老。上無兄。下無弟。靠誰扶勞。爲妻的。內外事。怎照應到。凡百事。去央人。受盡煎熬。妻總然是女流。無德可表。却不負。夫遺囑。嘉言孔昭。望夫君。睡夢中。把我心考也。

不枉。爲妻的。苦守節操。哭到此。見明月。西窗斜照。姑負了。三更鼓。良夜迢迢。罵食猴。你不該。謠言胡造。說夫死。嚇的我。姑媳魂消。總夫君。命不長。大數已到。爲妻的。理當該。守節扶勞。恨族人。不全節。此事還小。圖銀錢。逼我嫁。大犯律條。我今夜。跪靈牌。苦口哀禱。或是生。或是死。托夢今宵。但恐的。無賴徒。把我搶倒。死難死。活難活。怎麼開交。前後想。無主見。心中煩燥。又聽得。瞧樓上。四更鼓敲。仔細想。若不死。節操難保。願夫君。快接妻。同赴陰曹。把帶兒。繫梁上。套纔挽好。聽婆婆。在夢間。哭聲兒。姣。輕輕的。到牀前。將身跪。

宣講投道
倒謝過了。老婆婆辛苦劬勞，非是兒忍得心，把母捨了，皆只爲無賴徒逼我難招。從今後再不能堂前盡孝，哭一聲老婆婆，命苦如槁，久以後只落得鄉鄰乞討。臨終時，靠族人送埋荒郊。五更裏聽雞鳴，心更煩惱，只恐怕無賴徒接人來了。禱告聲，聖帝爺把我暗保，好安寓老婆婆，沒得下梢。脫棉襖，並布裙，腳頭蓋好，恐凍著老婆婆。苦命年高，又取下耳邊環，牀頭放倒，也可以換白米，好把湯熬。轉身來到梁下，兩手搬套，方拴項帶兒斷。匍匐一交，驚醒了老婆婆。兒媳喊叫，急起身，掌燈照，大放嚎陶。講李氏方纔吊頸。

忽帶斷墜地，驚醒婆婆，喊叫不應，急起掌燈視之。見媳自縊，抱着痛哭一陣，方醒轉來。接人的雖至，在暗處見此情景，不忍強接。孟繼祥在廣東省城，時值年暮，只見市鎮家家辦年，老安少懷，想起父死母寡，新年將近，萬里未歸，越思越痛，不禁放聲大哭。宣孟繼祥坐店房，心中憂悶，思想起苦命娘，不禁淚淋。想當年母生我，辛苦受盡，送讀書，擇婚配，莫大洪恩，無非是望兒子誠心孝順。早問安，夜送睡，不離寢門，怎奈兒家貧困，甘旨難盡，纔出門來廣東貿易，找銀也無非想鴻發，令母歡欣，劬勞恩，酌萬一少安，母心

那知道勒留在廣東城郡。眼看看新年近。難回奉親。見眾人辦年節。彼此爭論。爲父母買新鮮。個個慇懃。人的母過新年。具慶歡欣。獨有我買賣人。毫無孝心。但不知母在家何等憂悶。思想起這情景。珠淚紛紛。哎母親哪。非是兒在外面。不思報本。也只爲賤難收。怎回故村。雖然是有妻子。視膳問寢。怕的是妻性蠢。孝心不純。兒只恨無羽翼。飛回故郡。那一個能保我。卽轉家門。母親哪。要見兒。除非是明年春盡。願母親放寬懷。且莫耽心。靜夜裏思母親。越哭越甚。含住淚。焚清香。禱告聖尊。關帝爺顯威靈。保我歸郡。

至元旦。擺供香。百叩謝恩。講繼祥哭祝一陣。朦朧睡去。是他孝心所感。聖帝示夢諭曰。吾憫爾孝。信義雙全。爾今欲歸。緊閉雙眼。攀吾刀柄。送爾回還。繼祥遂閉目攀刀。耳聽風聲。飄飄傾刻之間。帝命釋手。開目。繼祥釋手墜地。定醒片刻。開目視之。已在已宅門前矣。只聽屋裏母與妻哭聲甚慘。不知何故。卽進屋答話。那接人的皆疑他是鬼。駭的抱頭鼠竄而去。其母見之。驚慌不已。不禁大哭。直娘見兒喜。又歎珠淚難禁。含住淚。問我兒是鬼是人。兒曰。尊一聲老母親。身體安穩。兒叩頭。祈母親不必淚淋。妻曰。聽

宣講抄述
夫君歸故里。憂疑不準。只恐是南柯夢。不是實音。母曰。賢媳。你不必心疑憂悶。真果是你丈夫轉回家門。媳曰。轉面來。尊婆婆。快把他問。且問他在外鄉何處停身。母曰。我的兒。把來由。細向娘論。免其俺婆與媳。少生疑心。子曰。兒曾在廣東省。貿易營運。因賬目收不齊。難回奉親。母曰。娘爲你。不歸家。茶飯少進。你也能忍得心。久戀風塵。母曰。多虧我賢孝媳。幽閒貞靜。晝紡棉。夜織布。供養老身。夫謝妻曰。爲夫的。走上前。使禮謝恩。多蒙得我賢妻奉養母親。妻曰。爲媳婦。孝公婆。本是正分。媳不孝。得罪母。夫必生

嘆。哎兒哪。幸我兒。今夜間。轉回原郡。若不然。傾刻間。大禍臨門。兒曰。問母親。家庭內。甚事要緊。快與兒說。分明免其疑心。哎呀。夫君哪。也不知。是何人。亂傳音信。說夫君得暴病。已竟歿身。母曰。聽此言。痛的娘。坐卧不穩。早晨起。傷心淚。濕透枕衾。妻曰。我也曾設靈牌。朝夕供進。明勸母。暗悲傷。血淚淋淋。母曰。賴食猴。他暗把主意打盡。母親呀。他設謀。所害的。可是何人。夫呀。他說我。夫已死。命薄得狠。早改嫁。莫耽悞。少年青春。夫曰。問賢妻。這事情。允也未允。夫呀。我寧死也不肯。玷夫清門。夫曰。多感得我賢妻。節志堅穩。

妻曰。今夜間夫不回。生死攸分。母曰。問我兒急急回。莫非

知信。見曰。因思親感。聖帝送回家門。母曰。看此境。是我

兒。純誠孝順。媳曰。理當該設香案謝神洪恩。講。居家得了

團圓。喜歡交集。遂設香案謝神洪恩。賴食猴見得此景。恐

接人的逼他討銀。偷藏坑廁躲避。忽見周將軍執刀照頭

砍來。心覺驚駭。遂墜糞缸。卽發顛言叫喊。宜。在此糞缸亂

叫喊。尊聲眾位聽心間。自幼不尊爹娘管。胡行亂爲學賭

錢。偷雞摸狗我都幹。爹娘被我氣死完。常恨族家有田產。

若不隨意把眼翻。放火誣告把錢騙。棍號賴猴人不纏。輸

錢逼的無主見。設法騙銀造謠言。繼祥貿易久未轉。假說

必定喪黃泉。他母聽之哭破膽。又逼他妻上別船。李氏聽

之心不願。搶娶那怕節志堅。架賣與人把銀騙。約定五更

把人搬。繼祥純孝把神感。聖帝送他轉回還。那人見之

卽退轉。恐逼追銀躲此間。亦是我的惡貫滿。忽見周爺把

刀懸。匍匐一交墮糞澗。屎尿來浸味難擔。糞缸斃命罪還

淺。死後撇在刀鎗山。勸我同類眾好漢。急早回頭務正端。

再莫胡爲與亂幹。孽債終得變牛還。不信但向世上看。那

個棍徒得保全。講。有人近前。他卽噙糞汁噴之。竟至淹死。

宣講抄述
繼祥夫婦愈竭力盡孝。後生三子。功名顯達。夫婦俱享高壽。從此看來。爲子媳者。當以孟繼祥夫婦爲法。

勸聽宣講

皇上欽訂

聖諭頒行天下。是箇甚麼意思。是恐怕我們百姓。分不倒好歹。辨不倒善惡。纔把這聖諭頒行天下。時時宣講。以作榜樣。故到於今。設立宣講會。勸男子兼以勸婦女。蓋世間最可恨的是婦女。最可憐的亦是婦女。怎麼可恨。恨你們頑梗難化。依著你們的心腸。不信神靈。所以善言不入。難於變化氣質。不信報應。所以罪孽深重。難於改換性情。不明道理。所以好歹莫分。難於走入正路。故可恨的是婦

女又怎麼可憐。憐你們愚昧無知。未會讀書。所以知識淺陋。難於開其聰明。多在家庭。不知人情世故。無從廣其見聞。所以每每把違禮犯法陰司受罪的一些事做了。自己還不曉得。故可憐的亦是婦女。今勸你們聽。聖諭。就是憐憫的意思。你想這。聖諭。好比鏡子一樣。自己容貌好歹。不能得見。鏡子一照。就看見了自己善惡。不能皆知。聽些報應格言。就知道了。你看這。聖諭。當聽不當聽。如今婦女都不愛聽。聖諭。不但自己罪過不知。又悖了。王章罪上加罪。如何得了。想你們不聽。聖

諭的。固是自己的不是。又有想聽不得聽的。這就是父母公婆丈夫的。不是把這箇弊病說來你聽。父母有箇女兒。燒香看戲。都准他去。若聽。聖諭。就說女不出外。恐怕敗壞門風。在家中自己又不曾教訓。所以女子雖然聰敏。終不知道綱常倫紀。一旦弄出醜來。就說女不可養。不知宣講場中。男女各在一邊。都是來聽了。以便改過遷善。有甚不美。若是常教來聽。就把歹心去了。不然設立宣講。使女子時時驚覺。那有箇不好的。所以由於父母不是。公婆討箇媳婦。時常引起去。走入戶。若聽。聖諭。就說家務

事多莫去耽擱活路。所以媳婦孝敬公婆的事全然不曉得。一見他忤逆就罵他的娘老子少家教。不知聽。聖諭。一月不過一兩天。怎得耽擱活路。况媳婦不孝。因他不曉得。是怎麼樣孝法。若是常叫來聽。他就曉得如何養父母的。身如何安公婆的心。那忤逆的事。自然不敢做了。你看好不好。所以中於公婆不是丈夫娶箇妻子。本是想他賢德。若叫聽。聖諭。就說是空事。一旦妻不賢。不是打就是罵。夫婦反以成仇。不知妻賢由教而成。不賢由不教而壞。又有丈夫教妻。多是惡言惡語。每難感化。惟有聽

聖諭好言開導。一不損和氣。二則自知改悔。許多的便宜。所以由於丈夫的不是。你們婦女也要會想。若因父母公婆丈夫不叫你去聽。你也不去聽。豈不把自己誤了。你們能依這樣勸。常常聽。牢牢記。一一遵行。那就好之極矣。

悍婦傳法

附冥案實錄

堪歎世之潑婦性情偏僻驕傲自逞從來不講孝親敬夫
當然之理又不曉得三從四德閨閣之道專任自性翁姑
教訓而弗聽丈夫責懲而抵抗善言難以轉化顯應亦難
警覺此等悍婦肆橫無忌逆姑磨夫總然陽律幸逃必定
陰律難免若不醒悟回心向道死後地獄之苦有不堪言
者矣今舉一案悍婦逆親磨夫而遭冥罰者諸位請聽浙
江温州府永慶縣一人姓程名繼業一生務農妻張氏生
三子長名永誠娶妻崔氏次子永貴娶妻陳氏三子永剛

娶妻曹氏。崔氏素性不良。陰毒奸刁。舌如鋒刃。把丈夫百般欺磨。永誠軟弱無剛。言語遲鈍。每每辯他不過。被他磨敗。呼喚便同奴婢。使令卽似長年。次婦陳氏。天性賢淑。言語溫良。孝德兼全。公婆亦深愛之。三婦曹氏。素性懶惰。偏好喫嘴。凡活路每每推托不前。永剛性甚暴躁。不肯從容。若有些須不是。就要打罵。曹氏終日咒恨。想與大嫂一般行爲。恨不得其磨夫法則。一日公婆命崔氏陳氏下田做活。留曹氏在家煮飯。他就一睡半晌。婆婆把他喊起。一看將近午時。自知遲悞。難免受氣挨打。遂惡恨恨的進厨向

竈前禱告。宜曹氏女進厨來。禮跪竈堂。尊一聲張竈君。細聽端詳。孽丈夫。自生來。心性傲上。終日間。打罵我心內。慘傷。做生活。與妯娌。不缺一樣。新鮮物。會不準。拏與我嘗。惡公婆。不明理。妯娌偏向。若與他。強一句。辱罵爹娘。五更起。半夜眠。不準歇晌。走娘家。他偏說。咱家事忙。命他們去野。外散心玩賞。獨留我在厨下。煮飯熬湯。若遲悞。孽丈夫。咒罵叫嚷。憂的我。無奈何。不得妙方。恐今午。受打罵。焚香祝上。願孽夫。害汗病。把命早亡。他死了。無管束。任意擺蕩。也得箇。快樂期。好過時光。張竈君。快顯靈。來格來嚮。若從願。

虔許你烏猪白羊。講曹氏正然咒夫。偏遇崔氏回家取茶。走至窗外聽之。遂進厨問他。咒夫爲何。曹氏說。只因困倦。畧睡一時。煮飯遲悞。恐夫回受氣。崔氏說。咱家竈神無靈。我屢次許願。並無靈應。只要你許我箇小雞喫。保你今不受氣。曹氏承許。遂問何方。崔氏說。用麻繩二枚。和茶咽下。倒卧牀上。傾刻作嘔。假說你得霍亂之病。有何不妙。曹氏就依此而行。崔氏遂去報與婆母。婆母進房。看時果然嘔吐不止。遂問所患何疾。說來好去取藥醫治。曹氏假意發歎。宣見娘不由淚汪汪。細聽兒媳說端詳。得病原由無別

樣。只因悶氣傷肝腸。有何憂悶說來。我好與你出氣。你兒生來性傲上。終

日打罵好慘傷。夫婦情義全不講。若強一句罵爹娘。是他

不明早起遲眠精神喪。若歇片刻不停當。他人野外去玩

賞留我一人。在厨房。念你年幼。不鍋下一把轉鍋上。傾刻

血汗透衣裳。惡血上湧得病恙。嘔吐不止倒在牀。我即命

或針刺服藥就好了。針刺難治心腹脹。不勝燒酒和紅糖。服藥莫如

善保養。多歇幾天便安康。講曹氏說了一陣。婆婆信以爲

真。卽命人裝酒買糖。準歇息養病。每日另辦美食。活路教

他人替代。曹氏托故去走娘家。一住三月。忙時過去纔回。

捎來小雞一隻。悄悄送與大嫂。以作謝儀。曰：此法果然巧妙。雖得逃閑。丈夫終不息性。奈何。崔氏說：逃閑是逃閑的法則。磨夫有磨夫的法則。若不多許我些食物。豈肯傳你。曹氏說：只要能把丈夫磨的與大哥一般。你要喫甚麼美味都有。崔氏說：你若說誑呢。曹氏說：我若說誑。死墮地獄。崔氏說：既不說誑。聽我傳你。宜尊賢妹。且坐下。側耳細聽。我先把磨夫法。與你講明。不怕他。男子漢。性比鋼硬。要設法磨的他。心似寒冰。可說甚麼法則要勤告枕邊狀。把他唆哄。每晚間。淚假流。暗訴苦情。世間人有幾個。真正剛性。婦人話。

有幾個丈夫不聽。

他若聽了。又該怎的。

他若聽你的話。慢慢肆橫得

一步。進一步。且莫放鬆。夫婦們在洞房。有甚正經。先罵輕

後罵重。不犯臉紅。

怎能教他聽其使令。

想教他聽使令。就要粧病。小

孩們呱呱哭。不由心疼。他無奈。就要把孩娃去哄。漸漸的

就把他。性子磨平。

依此法則。丈夫易磨。公婆怎樣磨法。

磨公婆。須先要假意

孝敬。句句話。要說到。他心窩中。只要他慕愛你。漫漫使性。

初強嘴。他必定把你耍容。

他若不容。可該怎的。

若不容。再生法。把他

擺弄。有活路。分咐你。粧啞。推龔。到晚間。淚交流。把夫才哄。

唆丈夫。與公婆。去把氣生。

丈夫豈肯與他父母惡氣。

若不肯。你假說。要

尋短命。囑咐他兒合女。要你心疼。上弔去。用兩手把套齊
 捧。投河去。務必要大放悲聲。捧套啼哭。是何意見。放悲聲。必有人救
 你性命。手捧套。只圖其項不着繩。到此時。必有人把他勸
 懲。都恐怕你死了。把他家傾。此等法則。真乃巧妙。此數法。我先要試試效驗否。
 俱是我。屢次使用。惹着我磨的他。個個頭疼。只要你莫洩
 露。屢試屢應。你切莫耍奸刁。忘我恩情。講曹氏說。只要我
 使之得意。豈肯忘恩。自得此法。心中甚喜。屢試屢效。把永
 剛性子。漸漸磨下大半。自此與崔氏成了同類之人了。公
 婆看他二人。如此肆橫。看陳氏忠厚。道有偏愛之意。崔氏

曹氏心懷不平。便生嫉妬之心。整害陳氏。一日婆母壽誕。
 眾親鄰都來送禮祝賀。曹氏把茶食偷藏二封。婆母尋問。
 皆不承認。晚閒曹氏暗進草堂。對婆婆獻曰。午刻我來此
 取醋。遇著二嫂外走。滿面通紅。窺情這茶食是他偷去。公
 婆似不深信。至晚曹氏把茶食。暗送大嫂。以作謝敬。曰。不
 怕公婆偏愛。總要擺弄他清濁不分。崔氏說。我久有此意。
 又囑小心。萬勿洩露。各自去了。陳氏怎知暗遭不白之冤。
 二天早起。陳氏進堂稟曰。昨日哥哥來此祝壽。言我母親
 有病。意欲瞧看。特來稟告。公婆準去。陳氏遂走娘家而去。

崔氏協同永貴進堂與公婆曰。失却東西。並非一次。心常猜疑不定。昨日失了茶食。二孀偏要今日探親。此物定是他偷。恐怕洩露。托故而往。二老窺情。莫胡猜疑。屈了好人公婆。俱說些須小事。何必著意。永貴信以為真。此等婦人。如何要得。心懷忿恨。陳氏去了數日回來。晚間永貴進房追問。陳氏說。一概不曉。永貴怒曰。做此苟當。還敢強辯。遂卽重責。曹氏聽之。遂使其夫永剛解勸。把永貴推出。他遂進房花言巧語。勸唆陳氏曰。咱家公婆。真乃無道。屢次逞子打媳。累你悞遭不白之冤。若是誣我。此等醜事。定不與

他干休。陳氏說。他是公婆丈夫。怎奈與他。曹氏說。只要你多許我些食物。就有妙法傳你。陳氏說。何法。曹氏把磨公婆之法。略說幾條。陳氏卽阻之曰。宣三弟妹。休怪我攔你貴言。聽我把婦道理。細向你談。孝公婆。敬丈夫。乃是頭欸。况公婆娶媳婦。操碎心肝。養兒娶媳。誰不操心。細想他費盡心。所為那件。無非是靠媳婦。事奉衰年。若依你。那法則。把他磨鍊。只恐的雷神爺。不肯從寬。不大忤逆。雷神豈能下界。總幸免。遭天譴。當自檢點。久以後。能無有膺婆之年。媳若還。照此法。把你磨鍊。到那時。且問你。心安不安。只要做出道理。媳婦豈敢如此。總公婆無道。

理不可恨怨。若公婆不嚴威。不顯孝賢。你孝姑媳。孝你不

差半點。你忤逆媳。照樣報應循環。公婆是尊長。不可忤逆。丈夫是平肩之人。豈能

讓三弟妹。說此話。又是偏見。我再把婦女道。細表一番。把

丈夫不可作。平肩人看。他好比頭頂上。一層清天。父母可比天地。

丈夫豈可比天。在家中。從父母。出嫁從夫。諸凡事。當順從。方為正

端。况夫為妻之綱。倫常明顯。若違背。大道理。何為人焉。若

理教管。固當遵從。每夫打妻。塵世間。不為甚罕。屈不屈。冤

不冤。竟憑青天。若依你。那法則。把他磨鍊。磨壞他。且問你

身靠那邊。世間寡婦不少。兒合女。一大堆。靠誰照管。凡百

事。去央人。作不盡難。為孀婦。更不可。拋頭露面。仔細想。猶

如那天塌一般。可不與再瞧麼。若再瞧。兒合女。撇下一片。哭的哭

叫的叫。疼斷心肝。前房兒。那一個。把你重看。况婦女。從一

終。理之當然。若是冤枉。打我不能磨他。也要自尋拙志。百分屈。也不可。自尋短

見。喪了命。還造孽。聲名不賢。累公婆。不慈愛。傾敗家產。上

撇老。下撇少。豈無罪愆。只管一死得安。不可說。到死後。得

討安便。那惡鬼。執鐵鍊。把你項拴。冥王爺。一見得。惡簿

展看。逆公婆。磨丈夫。不孝不賢。強言就不招。不招認。扯到

你。孽鏡臺看。照得出。下地獄。確搗磨。研撇刀山。狼牙樹。魂

飛魄散。到那時且問你安也不安。死了是在陰司總受罪苦。還能曉得疼麼。你

生就兇悍性。不與強辯。真乃是太苛惡。信口胡談。好不該。

調唆我。把夫磨鍊。我豈肯聽信你畜生之言。我好心傳你妙法。免你受

氣。反受你不堪之言。像你那磨漢精。全不要臉。把三弟折磨的。不像

兒男。俺夫婦。息氣事。不央你管。抓住手。推出門。即時上關。

講曹氏討了沒趣。忿恨而回。曰。不怕你性堅如鋼。那一日

要教你喫罪不起。次日進堂。暗與婆曰。昨晚二嫂夫婦。息

氣。我去解勸。他說茶食是婆婆自藏。反累他人挨打。更還

有些不堪之言。我不好說。婆婆聽之。憂疑不信。曹氏又對

大嫂說。二嫂說你是磨漢精。不要臉。茶食是你偷去。反誣

他人。崔氏聽之。惡氣上湧。就把陳氏咒罵不堪。陳氏想道。

因口頭之物。妯娌息氣。惹人恥笑。卽忍氣吞聲。不與爭論。

自此二人。屢把陳氏欺壓。陳氏每每忍耐。他二人又各唆

丈夫。息氣分家。公婆看他二人如此潑惡。恐累陳氏。因把

家產分開。各理家計。免其息氣。自分家後。曹氏把丈夫磨

的。不像兒男。使令呼喚。猶如奴婢。若有些須不趁心處。卽

咒罵不堪。永剛也不敢強嘴。一日想喫糕餅。命夫去買。永

剛說今日無錢。異日再買。他卽惡罵一陣。倒卧牀上。粧病

宣講抄述
不起。永剛無奈，只得借錢去買。他恐丈夫不買，把帶兒繫於梁上，雙手捧套，等候良久。見夫外來，將近房門，他遂把手鬆下。也是他惡貫滿盈，忽聽外邊有人叫喊。永剛復轉而出。曹氏竟自弔死。永剛出外，不見一人，又回房中，見曹氏自縊，嚇的魂不附體，喊叫不休。眾人來看，氣已早絕。卽命人與他娘家送信。他父得知，就要告官。永剛無奈，就央鄉老前去懇情，亦得許多裝裹。至五日，會未落點，時有胞弟曹茂禮，忽然頭暈，倒在地面，氣息不斷，不知何故。次早，崔氏亦暴卒。茂禮靈魂，被鬼卒帶到案前。冥王見之，拍

案大怒，你姐逆親磨夫，墊害良賢，造無邊罪孽，你反索勒裝裹，命鬼卒押他地獄，去看你姐姐受刑。鬼卒把茂禮帶到地獄，站在暗處，見姐綁在鐵柱之上，週身僅有遮體之衣。旁有一位判官，手執冊簿，一鬼手執催刑扇。又有許多鬼卒，各執惡刑，實在嚇人。判官向曹氏說：你生前不孝不賢，造無邊之罪，該受惡刑一千五百劫。方消生前之罪。曹氏說：我雖忤逆，非我本性，俱是崔氏刁咬。判官說：崔氏已早捉拏到案，遂命對面綁起，使其對質。曹氏見了崔氏，忿恨不已。宣見惡婦，恨不得咬你幾口，好不該刁唆我逆親。

磨夫擺弄我到陰司受此罪苦可與我設妙法出此苦爐

鬼卒向崔氏說又許你小雞喫裏還到此時你不必把我

恨怒在竈前咒丈夫怨誰主謀偷茶食誣陳氏你自捏做

怨恨我豈能免不受神謀講判官豈肯容他鬪舌手執册

簿驗查依他生前罪過均加惡刑宣二惡婦你不必巧言

強辯先把你下油鍋烹煉一番只因你犯婦戒不受教管

逆翁姑磨丈夫欺壓良賢鬼卒遂把他下到油鍋傾刻炸

刑惡因粧病該把你臟腑更換卧鐵牀只為你設法逃閑逞

利舌刁唆人牙骨打斷著火鎚攢兩耳因聽讒言鬼卒說此時可

沒得粧病自在火炷烙為的是妖豔妝扮法鋸鍼只因你

攪家不賢剛嘴唇只因你逞子獲短出惡言罵丈夫應割

舌尖還去教著孩子罵丈夫惡狗咬為的你拋撒米麩上

刀山因時常作賤油鹽進厨房相咒罵褻瀆千萬非犯著

鐵磨研血流平川問你還對竈咒罵人否不信神該確搗

骨肉皆爛終日間逞孽口恨地怨天常褻瀆三光神毫無

忌憚該打入血污池著實嘗鮮在生常不信神此時問你

以上罪俱是你二人均犯惟曹氏罪更深決不容寬我的

麼比他又重些你本是弔死鬼罪孽不淺你娘家又與你加罪百

般與我加罪呢。娘家怎麼又你爹娘。不明理。反索裝殮。又加罪。五百劫。

難把身翻。講曹氏說。哎呀可苦死我了。鬼卒說。你會說死

在棺木裏。還能曉得疼麼。哎呀疼死我了。鬼卒又說。你唆

陳氏說。只管一死得安。哎呀實曹氏問鬼卒曰。嘗聞陰陽

阻隔。莫能相知。我生前過惡。冥府怎知真切。鬼卒說。竈

君為一家之主。合家作為。每逢月晦之期。俱要以實奏上。

哎呀可恨我那竈君也會翻嘴。鬼卒說。惡婦不說自己潑

薑。敢怨竈神獻事。那陳氏與你同為妯娌。上天怎還與

他加福增壽呢。哎呀上天也是偏向。鬼卒說。不怨上天偏

向。只在自心作為。又問我待何日能得出苦。鬼卒說。只要

你多許我些美食。便傳你出苦法則。你若果能救我出苦

忘你鬼卒說。如今上天大施宏恩。若能央人把冥刑以

實錄出。傳世警眾。準減罪苦。我在此處舉目無鬼卒說。現

有你胞弟在此觀刑。還不快去央他。鬼卒遂把茂禮喚至

近處。曹氏看見兄弟一陣好哭。宣見同胞不由我。悲聲大

震。且聽我把原情細向你云。也並非有屈情。真尋自盡。不

過是為口腹磨害夫君。把帶兒繫樑上。兩手捧穩。看夫君

從外來。將近房門。也是我惡貫滿。罪孽造盡。方鬆手。外人

喊夫又轉身兩耳鳴。眼茂火難受一陣。二鬼卒執鐵鍊鎖去真魂。帶到了冥王案。把我盤問冊簿上註的我惡孽甚深。仗銅舌與鐵口不肯招認。命鬼卒押我到孽鏡臺根。抬起頭鏡中看。心中憂悶。一件件照得清。不差毫分。逆翁姑磨丈夫不遵教訓。逞舌尖墊良賢。不守閨門。纔把我下地獄。惡刑嚴緊。把崔氏綁對面同受苦辛。判官爺在一旁手執冊本。那鬼卒執鋼叉。實是驚人。受一次死。一死道還安穩。真可恨。執扇鬼又把扇輪所受的眾惡刑。一言難盡。俱是你親眼見。毫無虛情。提起來。二爹娘心中怨恨。怎與我

爭裝裹。加罪幾分。也不知這罪苦。何日受盡。幸還遇上天爺大施洪恩。準央人錄冥刑。警世垂訓。實指望把罪苦減得幾分。念同胞錄冥刑。絲毫莫隱。若隱昧難減罪。枉費精神。還陽去。速速錄刊板刷印。要勤講。要廣傳。警覺世人。勸婦女公婆前。誠心孝順。切不可耍奸刁。磨害夫君。想我這受惡刑。狠也不狠。若怕受地獄苦。急早回心。望賢弟把冥刑一一記準。若救我出苦坑。豈能忘恩。再煩你問公婆父母安穩。從今後再不能相近相親。還陽去。卽與我丈夫送信。任憑他。蘆蓆裹切莫煩心。講他姊妹正然講話。判官

不容茂禮久停冥府。卽命鬼卒送他還陽。曹茂禮死了二日。復醒轉來。未曾睜眼。哎呀嚇死我了。急命人與程永剛送信。任他葬埋。決不索勒。遂取紙筆。傾刻錄畢。見者無不寒心。奉勸世之婦女。當效陳氏。以孝德存心。上天與他加福增壽。凡爲媳者。卽受百般苦磨。也不可學曹氏。奸刁尋死。自討罪苦。凡女之自縊者。切不可索勒裝裹。與亡人加罪。各宜沉思。可不慎歟。

咸豐四年七月初六日

浙江曹茂禮沐手敬錄

毀謗遭譴

萬歲爺頌

聖諭天下景仰。啟孝弟。重人倫。扶持綱常。

願世民一箇箇遵行爲上。興教化。美民俗。世道醜良。近年來人心變。到處宣講也。無非望世人同改心腸。奈有等他不聽。還要毀謗。背天理。滅人倫。枉活在陽。食皇王水土恩。報答不想。難道說。老天爺容爾猖狂。若不信。我且把報應來講。你看那毀謗的。怎麼下場。癸卯年出一案。人人可訪。銅釘子刺眼睛。奇異非常。這段事在眼前。並非虛誑。有地頭有名姓。聽說端詳。定遠縣烈面溪老馬頭上。有一

宣講拾遺
箇姓古的年紀方剛。他名叫古順富。釘船木匠。一無妻。二無子。父母早亡。自生來不學好。良心頓喪。他平生喜的是嫖賭兩行。白晝間遊花街。夜宿柳巷。閒暇時談閨閫。道人短長。約濫友三五箇。會趕賭場。若有人惹着他。挈刀弄鎗。長欺壓。樸實人訛騙。不像逞孽口。造謠言。毀謗善良。存良心。立德行。全然不講。還說是有人怕。纔算豪強。若有人聽

聖諭。他就阻擋說的話。全不怕得罪。上蒼他說道講

聖諭。必須官長。那有箇爲百姓敢講。王章那

聖諭。爲甚麼當年不講。至如今。怎又該設在四鄉。每講

罷十六條。又念歌唱。豈不是閑士人。編作篇章。俱指那哄酒食。裝模做樣。切不可信妄談。耽悞時光。因此上。把

聖諭。時常毀謗。四月內。遭神譴。自招災殃。偶然間。得一病。咽喉痛癢。不幾日。通兩眼。茶飯難嘗。請醫生。跳端工。皆不能禳。那知道。神有靈。夢中顯揚。罵一聲。古順富。不聽教養。

把聖諭。來毀謗。罪該何當。從今後。不急改。活命休想。管教你。三日後。定見無常。醒來時。自己想事。不穩當。若不改。這性命。難保久長。無了奈。走至在。永鎮寺上。跪神前。把誓盟。痛改心腸。悔了過。辭神聖。起身便往。回家去。忽然間。

昏迷在牀。又夢神大罵他。污穢聖像。衣不換。身不淨。亂入廟堂。但念你來悔過。不咎已往。若不然。執金鞭。打出腦漿。他醒來。急淨身。又去禱禳。不服藥。那病體。數日安康。這是他。謗。聖諭報應不爽。再把他聽。聖諭暫爲表揚。

遭譴後。他也曾去聽宣講。奈故習未除。盡心仍勉強。到塲中。見婦女神搖意蕩。耳似聽。眼在看。心中顛狂。歸家來。還對人胡言亂講。某人婦。某人女。全是過場。有良女。聽他講好言阻擋。你怎麼聽。聖諭偷看女娘。况如今菩薩靈。

災殃易降。看婦女。拏銅鎚。釘人眼眶。他言道。說這話。全然不像。那有箇活菩薩。來把人傷。這都是講書的。胡言扯誑。你偏要信爲真。畏如虎狼。你看我古順富。愛看好講。從未見銅鎚子。釘我眼眶。萬不料。出此言。神已下降。陡然間。左眼珠疼痛非常。又不紅。又不腫。請人看望。好似那銅鎚子。釘在中央。斜自看。那釘頭。明明亮亮。皆勸他忙改悔。可保無傷。他反說。我不信。那有這樣。眼睜睜。就拏我。釘出眼漿。倘再把右眼釘。我纔不强。若不然。算不得。神靈昭彰。及次日。又把他右眼釘上。他又說。雙眼爆。纔服心腸。那曉得。卽時間。災殃大降。一雙眼。都爆出。不見三光。任你有靈妙丹。

難醫冤枉。他纔信。受譴責。得罪上蒼。人見他。誰不罵。天殺孽障。又受餓。又受疼。痛哭難當。古順富。受不過。低頭暗想。宣講的。會說過。改過呈祥。他還說。上天爺。洪恩施放。表已過。勸世人。能滅災殃。表自過。只覺的。羞口難講。若不然。這痛苦。實哉難當。無奈何。跪中宮。焚香祝上。若止疼。我情願。罪過宣揚。上天爺。果然是。靈驗不爽。禱告畢。傾刻間。少得安康。畧鬆緩。他心意。又不想講。忽然間。眼暴發。疼痛非常。他卽時。到大街。高聲叫嚷。勸大眾。細聽我。自表端詳。只因我把。聖諭。屢次毀謗。觸怒了。空中神。急降災殃。自後

來。雖去聽。心無正向。到場中。性頗狂。偷看女娘。人勸我犯。意惡。報應不爽。我反說。長談論。未見昭彰。被神聖。察得著。不肯寬量。著銅錘。釘的我。雙目俱盲。勸大眾。既來聽。切莫浪蕩。務須要。存正心。品行端方。萬不可把。聖諭當作

別樣。是萬歲。爲民等。頒行四方。願世民。各遵依。處處宣講。興教化。美風俗。扶持綱常。爲父的。遵。聖諭。慈愛教養。切不可。太溺愛。逞慣兒郎。爲子的。須孝順。恭敬長上。切不可。逞橫性。忤逆爹娘。爲兄的。須要愛。寬洪大量。切莫要聽。妻言。兄弟參商。爲弟的。要存心。恭敬兄長。切不可。分彼此。

宣講抄遺
有虧情常。爲妯娌。要和睦。各自忍讓。切不可因小故。爭競
吵嚷。爲鄰里。要謙恭。和睦鄉黨。爲朋友。要誠信。不可扯慌。
把 聖諭聽在心。沈意思。想。要體會。要遵依。不可徬徨。
莫學我。不務正。胡爲浪蕩。遭神譴。釘雙目。好不悽涼。自今
後。逢宣講。號鑼一响。他卽去。跪臺前。自把過揚。自生來。作
的惡。邊哭邊講。悔不該。在當初。不信善良。到於今。只落得
對天稽顙。眼睛開。除非是命見閻王。不料得。能改過。一誠
可讓。延至了。甲辰年。得見三光。到如今。遇著人。就把過講
以已身。來勸人。不敢隱藏。若不信。烈面溪。漫漫去訪。團近
中講 聖諭。回回在場。古順富。這段事。可爲榜樣。因作
歌。來相勸。法戒昭彰。若不信。有銅錘。釘在眼上。旣悔過。又
能够。沒後添光。看起來。講 聖諭。切莫毀謗。旣來聽。還
須要。恭敬端方。願人人。不違悖。永堅志向。上天爺。默佑你
世代榮昌。

因果實錄

湖廣孝感縣梨樹村一人姓林名嗣麒者。平生虔誠持齋。誦金剛經。忠厚樂善。鄉黨中皆敬重他。順治戊戌年三月初二日早起。禮拜。天神忽被鬼卒捉去。此緣鬼卒應勾李樹村惡犯牛屠凌士奇。行至梨樹村。忽聽人喊林嗣麒名字。因此悞將嗣麒勾去。見過本方土地。遂押至陰陽界掛號。判官看嗣麒頭上有祥光隱隱上昇。知是好善念經之人。何故牌上寫惡犯牛屠四字。因問道。你生平殺牛多少。嗣麒曰。阿彌陀佛。從未會殺一牛。又問你在李樹村居

宣講抄遺
佳麼。嗣麒曰：是梨樹村，不是李樹村。判官說：你有多大年紀？麒曰：今年四十一歲了。判官說：何月何日何時？麒曰：正月初三日辰時。判官將簿展開，查驗梨樹村。林嗣麒壽該七十八歲，與牌上地名姓名俱音同而字不同。况生辰日時俱不合。因向嗣麒曰：所勾牛屠，是李樹村凌士奇。其人年三十六歲，宰殺耕牛已百頭，別樣惡業尙多。該墮三塗，你頂上有祥光透露，定是一大善人。麒曰：余生平無甚善，但不敢爲惡。自十七歲持齋，至今二十餘年矣。每日雖忙，也要誦金剛經一卷，念阿彌陀佛數百聲。判官連連稱贊。

曰：鬼卒錯挈常人，且有罪。况是一大善人，連本保諸神俱有處分。此事干係不小。善人且在西廳權坐，待我稟過王爺，然後發放。遂有二青衣童子，引到西廳。見門上一匾，寫西方駐節。柱上對聯云：大丈夫隻手撥開生死路，奇男子雙眉皺破名利關。走進廳內，見有一女二男，俱道冠道服，手持念珠，齊來拱手讓坐。童子說：善士少待。等王爺陞殿，卽來相請。少刻鳴鼓三通，童子來接嗣麒，卽隨童子前進。見門上豎匾寫管理荆州等處善惡都統司。門上對聯云：陰陽本無異理，感應確有明徵。柱上對聯云：善士臨斯自

宣講抄遺
然氣壯。奸雄到此不由心寒。走至殿角。判官卽將錯勾情由稟明。王曰。此人持齋誦經。果是善人。况陽壽未終。該放他還陽。另差鬼卒。速挈李樹村。凌士奇到案。將原差二鬼卒各責八十。俱依陰律問罪。卽請嗣麒進殿賜坐。問嗣麒所誦何經。對曰。金剛經。王曰。甚善。又問有多少卷數。麒曰。未曾記數。但持齋二十餘年。誦經只七年。王命判官查看。回稟曰。已誦三千五百零三卷了。王曰。你陽壽尙多。還陽後務要著實爲善。理會經中妙意。多勸世人改惡從善。持齋誦經。則西方極樂世界有望矣。判官稟曰。此人離陽世

已三日矣。恐家中殯葬難以還陽。若玉帝稽查。大有不便。求王爺速令他還陽。王曰。無礙。二五八日是本司判斷各犯之期。今日逢五。正是期也。吾觀世人不信因果。褻瀆聖言。毀謗三寶者甚多。暫留善人一日。看我判斷善惡。以便還陽之後。廣傳世人。可賜他煖心丸一粒。便可煖至五日。嗣麒向冥王問曰。西廳爲西方駐節。世人俱可到否。王曰。非也。聽本司道來。凡人死。皆由與本司驗過。細查他在陽世。善善惡惡。若十善全修的。西廳權坐。有本司呈表文。奏上大羅。待金童和玉女。丹書詔過。登天堂。受天爵。永

享極樂。十善全修的得登天堂。半善半惡的如何發放。入輪迴。多是那相等功過。

由本司解十殿。即時發落。功過相等者都入輪迴。若純惡全惡無善的。怎麼處治。

無一善無好結果。由二殿至九殿。陰刑難脫。全惡無善的必墮地獄。有

善少惡多的。有惡少善多的。如何折算呢。若善少惡多的。惡抵善數。若惡少善

多的。以善抵惡。折算清。善有餘。得好結果。惡有餘。便教他

地獄墮落。有先善後惡的。有先惡後善的。當作何安置呢。先為善後為惡。難免苦

楚。情知道為善好。緣何為惡。先為惡後為善。知道改過。

上天爺深喜的。從善改惡。又問會見世間善得惡報。惡得善報者。何故呢。善不昌。

惟恐他心不真。善惡不滅。亦或有心未全惡。因此故。惡受

福。善者遭禍。重在心不重貌。報應無訛。依此論之外。可欺人向實難。以欺天

為善者受貧困。前生罪過。亦或有祖宗孽。子孫琢磨為惡

者。享福壽。前生因果。更或有祖宗德。今纔報着。這是前生之報。祖宗之德。子

孫之報。有甚見証。試看那嬰孩兒。有甚罪過。湯火傷。虎狼

殘劫。災為何。再看那英傑輩。有何功果。緣何故。年弱冠。早

登高科。把他前生因果報完。又該怎的。把前賬銷算清。再查功過。仍然是

善報。善惡者報惡。會見善者終貧。惡者終富。難說前賬一生都銷算不清麼。善終貧。

或上天考他實果。毫未純。入輪迴。再加修作。這是上天責備善人的好

意麼。王曰。正是。惡終富。亦或有一念恕。可使輪迴。待來生。省悟自

覺。這是上天憐憫惡人之婪心麼。王曰。正是善人生於凡胎。不是虧負了善人麼。惡人得轉輪迴。不是便宜了惡人。使善人轉富貴。境地安妥。這就是現天堂。何為苦磨。這麼。今生作福。來生享受之說麼。王曰。正是。動加修。上天堂。一善人得了樂境。他若改變心腸。奈何呢。動加修。上天堂。一定不錯。若不然。折福壽。亦要墮落。善人來生如此。因果。彼不如惡人轉生何如。彼惡人轉殘疾。貧窮難過。那便是活地獄。何得快樂。這就是今生作惡。來生受貧之說麼。王曰。正是。惡人若回心。早省悟。超拔遭了苦困。他若不知省悟。又該如何。若知省悟。便可出苦。不然苦楚。若不然。墮地獄。永受折磨。即墮地獄。永無輪迴了。麼王曰。福與禍。雖天定。憑人功過。天堂樂。地獄苦。由心自作。正是。報應事。有早遲。冥冥定妥。或今生。或來生。絲毫無訛。講嗣

麒曰。然則天堂地獄。果不在面而在心。只要心能自主。那不能自主的人。是天堂有路。自不肯登。地獄無門。自己要進麼。王曰。正是。你畢境是西方路上人。纔有此等悟性。判官稟曰。各犯俱齊聽審。王曰。罪案各犯甚多。善人離陽已數日矣。不能久待。略斷數案。着善人還陽。廣傳於世。以警人心。嗣麒曰。余慧根淺薄。恐不能詳記。奈何。王爺命判官取明心丹一粒。使嗣麒嚙在口內。便覺心地光明。命麒側坐。細看斷案。判官將案卷呈上。王看總批云。此一千案卷。徐旭等七百五十二人。應入輪迴。俱給批文。著往十殿閻

君處依功過發放投生。遂命將西廳三位善人請來。王乃出迎。賜坐。向嗣麒曰：此一孝婦柳氏，因他割股救婆，好善樂施，身心口業，並無一毫過犯。且誦觀音經，持齋五十二載。此一人姓楊名升，因他孝弟仁慈，一文不苟，千金不欺，救急扶危，賙濟數百人，全活幾十家，功德甚大。此一人姓張名光耀，因他貧而有守，苦而立志，著勸善等書數十卷，訓人子弟，導化愚頑，雖不喫素，而念念是齋，雖不誦經，而句句是佛業。將三人功德奏明。上帝今已丹書下詔，命金童玉女，幢旛寶蓋，引上西方，即備笙樂香花護送。所有

惡犯，照牌依次帶審。判官稟到第一牌惡犯，余光榮黃州

人進學後課讀為業，悞人子弟，褻瀆字紙，且唆訟調詞，刀

筆傷人，貪圖奸利，別項惡業，尚難盡述。王曰：好個狗奴，只

滿一己之欲，那管他人之苦，應墮呵鼻地獄，永無輪迴。宣

余光榮立起身，使禮答躬，念生員寒窗苦，儒教門生。王曰

儒書就該學聖學賢家中貧，不取利，焉有費用，難教說一

何苦貪圖奸詐之利家人，餓死不成。若取義內之財，千金無過。若非義者，雖一

文也。有罪細想，你所得之財，那是義內的還敢，禱告聲，老菩薩快來救命也。曾時，準提齋，正正三冬

強辯，持齋不過為你永遠富貴之計，不知善人持齋以齋助悔

善惡人持齋以齋濟惡，菩薩豈肯救你不仁不義之徒。

宣講打道
三十一
不該用刀筆。害人性命。悔不該用機謀。把人家傾貪的財。盡撇去。他人享用。造的孽。在陰司。一人昭承。講光榮在階下。慟哭追悔。鬼卒那裏肯容。遂押赴阿鼻地獄去。次審第二牌惡犯。陳萬富。湯陰縣人。佃水田爲業。卽豐年收稻。亦要浸水一宿。纔付主人。後至富時。囤穀放債。卽骨肉至親。老幼殘貧。饑寒叫苦。亦不肯賑濟。凡養牛馬。口齒老了。卽賣屠戶。以取重利。王曰。奴才不知前生原是一驢。因你在軍營駝米有功。纔使轉爲人身。你就背天喪理。刻薄殘忍。該押抽腸地獄受苦。宣陳萬富跪階下。苦口哀懇。念老農

勤耕田。受盡苦辛。你這慳懃務農。也是正業。爲何喪壞良心。只因爲人口多。度

用繁眾。怕凍餓。纔生出機謀之心。饑寒之境。喪志可恕。巨

殘。非老農心殘忍。賑濟不肯。只恐的施一人。眾人來侵。薄刻

甚於貪婪。勿得強辯。待地獄罪滿。轉劫變耕牛三世。陳萬富聽此言。心中憂悶。悔生

前謀財產。用盡苦心。撇下了萬貫家。不能看問。有兒孫。誰

替我。去變牛身。講鬼卒不肯少待。遂押下抽腸地獄去。又

審第三牌惡犯。劉自立。彭澤縣人。係泥工出身。善用法術。

以害主人。凡整理樓房。登架好看。鄰家婦女。喜談閨闈長

短。又兼誑詐爲媒。使幼女配老夫。老婦配少郎。更使良婦

宣講合道
卷五 因果實錄
三十一

墮於下流。其中圖得資財。多致忿恨而死。王曰。此等惡業。

罪實難饒。道押挖眼拔舌地獄。輪迴三世為娼。宣當工匠。

我只知下力苦掙。並未會使法術。把眼妄睜。這冊簿上上的清。清白。

難說。屈你不成。為媒妁。是那。次受過謝敬。或恐是冊簿上記的。不

清。量你不肯招認。叫鬼卒扯往觀孽鏡。只嚇的。人事不省。

陰險事一條條。照得分明。狗奴自己照過。還有甚辨。速速押下地獄。劉自立。下

殿來自把頭撞。悔不該使法術。把人家傾。談閨閫。只說是

風流情景。那知道虛空中自有神靈。誑騙的冤孽錢。今作

何用。想來生不當娼。萬萬不能。講鬼卒扯住頸項。往地獄

而去。再審第四牌惡犯。周宏興。銅城縣人。聽信妻言。棄別

父母。不顧孝養。流寓漢鎮。開傾銀店。專傾抵假銀色。以致

壞人體面。破人財產。凡有交來足色銀兩。他竟偷一半。傾

成五分色付之。使其敗業喪產。甚或至悔恨而死。王曰。此

等惡業。甚於強盜。况棄別父母。不顧孝養。罪孽彌天。該押

火坑焚燒。宣不孝罪。至今日。方纔悔悟。懇王爺。放我回奉

養父母。早若有此孝心。何至今受罪。觀王爺。殿庭敗。正當

修補。指已貲。重整理。恕我罪徒。我這冥府殿庭。豈要你齷齪

少。為何不肯佈施一文呢。見階下眾囚犯。饑寒叫苦。有家財。我情願。賑

濟餓夫。那些餓夫。俱是作孽之徒。應受罪苦。何勞作賑濟。既有些貲財。何不施於陽世。餓人你死半載。家財被你冤家兒女。敗得罄盡。將來男為盜。女為娼。犬敗你門風。周宏興聽此言。哀哀慟哭。悔不該聽妻言。棄別父母。我只說謀財產。子孫長守。誰知道是冤家。把我玷辱。講正然慟哭追悔。被鬼卒抓住腦殼。押下火坑。又審第五牌惡婦。江夏縣張姓。妯娌三人。被一雷擊死。罪尚不盡。長婦秦氏。秉性悍妬。咒罵公婆。呵風罵雨。褻瀆三光。次婦潘氏。貌慈心惡。擺弄是非。磨害前子。欺壓丈夫。三婦曹氏。兇悍不仁。妖嬌豔妝。嫌夫醜陋。縱犯四淫。王曰。既為婦女。當遵三從四德。纔是道理。竟敢肆橫無忌。

罪實難恕。均押下地獄。長者油煎。次者鋸鉞。三者磨研。罪滿輪迴。牛馬驢三畜。方抵生前之罪。長婦曰。哎。王爺呀。我

受罪苦。有些負屈。王曰。負甚麼屈。宣咒公婆。罵風雨。非我

本性。俱都是。二孀孀。把我調停。王曰。自己發惡。還敢明怨。次婦曰。我也有些負屈呀。

欺丈夫。磨前子。三孀擺弄。非本性。我怎該受此苦刑。賤婦胡說

若有人勸你孝敬慈愛。你未必肯聽。三婦曰。我也負屈呀。自幼兒。遵教訓。幽閒貞靜。犯

淫業。是大嫂。暗來送情。淫婦不顧廉恥。勿得胡怨。本宅竈君上殿。稟曰。王爺呀。我細遵其詳。

三惡婦。相爭論。無有憑證。惟有我張竈君。知道真情。他三

人。打架山搖地動。晝與夜。何曾得片刻安甯。進廚房。相爭

開咒罵不等不隨願。咒罵我竈神無靈。講王曰惡婦真乃潑惡已極。竈神都敢欺壓。何況別個。勿得強辯。速速押去。正判斷各犯。判官稟曰。上司功曹奉旨到此。王命排香案相接。功曹捧旨讀曰。曉諭陰府。冥司知悉。時有桂林縣李尙德之妻羅氏。生前褻瀆三光。穢污竈神。押至血污池受苦。其子李恆志。自母去世。終日悲慟。欲報養育之恩。虔心持齋誦經。後遇明師。指受先夫大道。感動如來。命吾接引羅氏。到天地門。使其子功圓果滿。同登仙籍。勿得少怠。王卽命金童玉女。到血污池。引出羅氏。王爺出迎。卽命隨

功曹而去。判官稟曰。錯勾善人林嗣麒。離陽世已五日矣。該送他還陽。王隨召嗣麒曰。爾今還陽。須要勇猛向善。誠心修道。將本司所判各案。廣傳世人。使其回心向善。功德無量。麒曰。意欲修道。不知從那裏做起。王曰。道卽五倫之理。先天之性。果能盡倫盡性。自有明人指示大道。麒曰。多感王爺再生之恩。且蒙指示。焚頂難報。但鬼卒誣勾。雖有錯過。虧他成此一段因果。敢乞王爺寬恕於他。王曰。虧你慈悲待他。俟汝功圓果滿之日。本司自當候駕。麒曰。豈敢。王命金童玉女。送至陰陽界。交付本方土地。送嗣麒還陽。

嗣麒如夢忽醒。家人圍繞。漸進茶湯。口中尚噴異香。眾鄰族齊來看問。嗣麒隨取紙筆。將冥中所遇。傾刻錄完。眾人見之。無不警覺。誠服。俱說因果之理。真乃絲毫不爽。嗣麒自後。愈加虔誠。樂善不倦。果遇明師。指示先天大道。得成正果。依此案看來。總宜誠心向善。不可徒務虛名。嗣麒進冥府。是何等光榮。非真善德。能如是乎。余光榮等。受無限之煎熬。待地獄罪滿。轉生娼優畜生之類。可不懼乎。

南柯大夢

沈永彪鐫

昔明時景泰年間。金華山有一隱士。姓濟名肖。唐者。甲午科解首。進京赴會。未第。閑遊於呂仙廟。見呂祖聖像。幽然自在。悚動於心。於是棄仕修真。洗心寡慾。持齋誦經。心甚虔誠。後遇明師。指示先天大道。口授無字真經。自此棄家隱居。採藥煉丹。靜坐勤修。悟透玄關之妙。一日靜坐。忽想起當初有一盟弟。姓韓名慶雲者。身已入庠。只是貪戀紅塵榮華。心終不足。不敬三寶。甘墮苦海。念其結拜之義。豈忍獨享靜樂。不若前去勸他皈依佛門。同登仙籍。於是

下山以逋故鄉。來至韓府。令人傳稟。韓生出迎。至內廳叙禮。畢分賓主坐下。韓生看他身上藍縷。便有譏誚之意。曰。早知仙兄駕臨。理當排列香案敬接。弟這幾間寒舍茅屋。屈尊仙體。肖唐曰。豈敢當此過獎。韓生曰。仙兄入山修煉。數載。可登仙籍否。肖唐曰。雖未成仙。道也得些微妙之趣味。跳出輪迴之苦海。韓生看他家敗人亡。只落孤身一人。雲遊他鄉。猶如乞丐。強著精神。還說自在之語。仍譏之曰。仙兄此時果然清靜。又不操理家務。又無老幼掛腳。任步閒遊。快樂逍遙。可算得無罣無碍之自在仙也。肖唐曰。賢

弟不必譏誚於我。尊坐廳堂。聽我把紅塵苦楚講來。宣尊一聲。韓賢弟。廳堂坐穩。我把這紅塵苦細向你云。歎人生在世間。甚是愚蠢。人之初。性本善。幾箇明心。因前生修積好。多有僥倖。得人身。不窮究。本性來因。貪假名。並假利。機謀用盡。有了富。又想貴。終不盈心。貪酒色。與財氣。志向不穩。爲口腹。殺生靈。天良何存。多不重。八箇字。孝弟忠信。更還有棄綱常。世間五倫。自生來方便事。絲毫不問。只管要心意足。衣祿榮身。有一日。把前世洪福享盡。無常鬼勾靈魂。去見閻君。孽鏡臺高照起。功過難隱。論善惡。那怕他王

侯公卿行善的。照善功。受福承認。作惡的。依惡報。永墮沈淪。發鋸鉞。與碓搗。痛苦難忍。刀鎗山。狼牙樹。一見散魂。還有那。血污池。波浪滾滾。更還有。漆河橋。蛇狗爭吞。有妻妾。合兒女。誰來探問。有金玉。並珠寶。難買閻君。到此時。悔生前。不將理論。入輪迴。變畜類。失卻人身。生了死。死了生。苦海無盡。因此上。我方纔。不戀紅塵。想人生活。百歲。猶如夢瞬。不修道。怕的是。墮落沈淪。趁此時。人身在。早醒迷陣。棄家業。行方便。隱居山林。求明師。指教我。出玄入牝。靠定了。無字經。借假修真。勸賢弟。你切把。志向挈穩。莫學那。迷途

漢。虛度光陰。講韓生聽見這片言語。遂冷笑曰。自古皆有死。何足畏乎。仁兄真乃邪迷心竅。現有洪福不享。自滅口腹。死心修行。且坐聽我反勸於你。宣尊一聲。濟仁兄。且坐廳堂。有幾句。愚蠢言。細聽端詳。勸人生在世間。切莫妄想。守得定。八箇字。三綱五常。或是耕。或是讀。莫學浪蕩黜異端。崇正學。專務正行。兄當初進山時。未曾打量。貪修行。棄家業。錯挈主張。伯父母。掙家財。多受苦况。你學那。敗家郎。視若平常。那二老。臨終時。曾對你講。盼望你。接後裔。世代榮昌。你一心。隱山林。身入迷網。萬不該。棄故廬。別井離鄉。

有尊嫂。解勸你。還把他。曩竟把你。夫婦情。撇卻一旁。憊的
他。無奈何。身染病。恙卧牙牀。常憂悶。一旦命亡。無後裔。算
不孝。孟子會講。把世事。人情昧。失卻倫常。你也會。讀詩書。
名登鄉榜。細想你。忠合孝。又在那廂。修行人。自生有。神仙
體像。那有這。凡間人。位居仙鄉。你若還。早回頭。心除妄想。
也有箇。出頭期。重整倫常。在寒舍。讀詩書。功名盼望。弟情
願效勤勞。供獻茶湯。若一朝。氣運轉。進登甲榜。若出仕。管
萬民。名聲顯揚。又落忠。又落孝。福德無量。到衰老子。而孫
聚慶滿堂。你若還。任自性。他鄉遊蕩。恰似那。叫化輩。身受
淒涼。衰老時。難舉動。身靠何養。百年後。是何人。送上山崗。
到那時。後悔遲。無計可想。落一箇。流蕩鬼。去見閻王。講肖
唐曰。多承賢弟美意。兄嘗聞富貴如花間之露。功名似水
上之漚。後代子孫興衰無定。何必終日以此爲慮。不若效
昔日韓仙相子。棄家修真。雖然乏嗣。至今如存。是爲一絕。
永不絕也。韓生曰。韓仙生就是仙體。凡人豈能成仙。肖唐
曰。賢弟此言誣矣。有古詩一首。請聽。宣三十三天天外天。
九霄雲外有神仙。神仙雖是神仙做。功滿三千凡也仙。講
依此詩論之。不若急早回頭。持齋誦經。皈依三寶。靜坐勤

修一朝功。圓果滿。超拔九玄七祖。同登仙籍。豈不快哉。韓生曰。你苦苦勸我持齋誦經。皈依三寶。道有甚麼趣味。請講。肖唐曰。持齋是寡慾要訣。誦經是歸西路徑。皈依三寶。是神氣精。勿令耗散也。賢弟果能如此。不惟益壽延年。而且西方極樂世界有望矣。韓生曰。六畜生就所飼之物。自古殺而食之。有何不可。肖唐曰。不殺是體天地好生之德。仁也不食。是不與六畜結冤。智也。再說殺生之報。絲毫不爽。可不畏乎。韓生曰。吾觀世間殺生之輩不少。無見那箇受報。肖唐曰。如若不信。我把這情理報應。都與你講來。宣

試看那牛馬類。耕地耙產。亦不知受人間許多顛連。天未明。上了套。午時不轉。只使的氣力盡。腰疼腿酸。口又渴。肚又餓。苦望前盼。若張嘴。喫口草。就挨皮鞭。耕出來。五穀等供人飽暖。經年間。受打罵。痛苦難言。細思想。這等畜。功勞不淺。憑天良。怎忍心。把他肉餐。牛馬有功之物。不食猶可。雞犬猪羊之類。有何不可。犬守夜。雞司晨。俱有功獻。羊跪乳。烏反哺。尚都孝賢。塵世間。眾生靈。多有人變。雖然是形像異。性無二焉。殺他命。食他肉。把他債欠。或陰司。或來生。必要償還。上天爺。差紅巾。亂把人砍。或亦是殺生報。冤冤相還。古聖先賢。尚且食肉。怎麼無有報應。

孟夫子。他曾說。庖厨要遠。聞其聲。再不忍食其肉焉。他也

是常茹素。善會遮揜。纔誠諭。七十歲。方可肉餐。二八月祭

要用牛呢。是後學。感功德。虔把供薦。供獻畢。仍然是。世人分餐。

况當時。普教化。列國流轉。今稱為。萬世師。道行滿天。三國

結義。殺白馬。宰烏牛。怎還成了神呢。關夫子。定三國。忠義保漢。財不貪。色不

迷。性剛志堅。古聖賢。雖享祭。俱有功幹。能超度。眾亡魂。轉

生奇男。若無功。超度他。把他債欠。道不如。食蔬味。免造罪

愆。勸賢弟。早回頭。皈依修煉。功行滿。超七祖。又拔九玄。你

若還。戀紅塵。意不回轉。有一日。無常到。後悔遲焉。講肖唐

枉費千言萬語。諄諄苦勸。韓生終不耐聽。帶煩色而譏之。

曰。你無反看自己。修的。只落一個光身。在外乞討度日。終

日講來講去。還要苦苦扯我何故。自今以後。再若吐出修

行一字。請出寒舍。永斷交情。肖唐聽之。只得忍耐。另談他

項。一日靜坐。遂提竹筆。寫歎世詞一篇。貼在廳堂。令韓生

見讀。使其自悟。其詞曰。宣歎世愚夫。終日奔忙。一生勞碌。

爭短較長。却不道榮辱有分。得失難量。談秋風金谷。夜月

烏江。阿房宮冷。銅雀臺荒。徒作了邯鄲夢一場。真乃淒涼。

真乃徬徨。總不如閒居靜坐。修煉黃房。說甚麼前王與後

王莫論那興邦與喪邦。大數到時難消禳。你縱有姣妻美妾。親生兒郎。那一個替得你無常。試看那歸湖的范蠡。棄職的張良。俱都是看破紅塵辭朝堂。亦不愛紫袍羅衣。亦不貪福祿榮昌。一心不染紅塵上。從今後再不去伴君王。再看那孚佑帝君。名列黃榜。偶遇著鍾離先生把道揚。辭朝班歸故鄉。玲瓏塔下常修養。再說那趙燕戈起。鬪智孫龐。個個志高性又強。至今名利在那廂。論富豪石崇家私廣。王愷富豪強。豈能終日常安享。他也是。一個個空手隨無常。又譬如做了高官。置下田莊。留與兒郎。你若是刻薄慳吝。方便全忘。必生不成才的。敗家郎。出頭來一掃而光。到那時無奈何。只落一個暗悲傷。分明是富貴花間露。榮華草上霜。看破世間是如此興廢。何必卦心腸。總不如閑時靜坐。持齋修養。想個妙方躲無常。若不省悟。空自奔忙。金烏玉兔。催得緊。轉眼不覺兩鬢霜。到那時。悔悞當年好風光。悔悞當年好風光。講韓生見之誦讀一遍。仍若泛常。肖唐亦無可奈何。一日二人閒遊。至古槐下乘涼。韓生只覺困倦。曲肱就枕。朦朧睡去。肖唐在旁沈思。若勸不省他皈依。枉費婆心。功過格上不能記功。奈何。趁他沈睡之

機不若設一夢局。使他心滿意足。看他如何。於是韓生夢
昧之間。仍與肖唐同遊。至大槐安國。南柯古郡。得一寶貝。
葫蘆。同向朝中進寶。國王見喜。欽封進寶狀元。招爲駙馬。
出仕爲南柯太守。在任二十餘年。生男育女。皆配顯宦。極
其寵盛。緣黃蟻下國。三年不納供獻。詔駙馬掛帥。領兵去
貶黃蟻國王不服。兩國交兵。韓生不得取勝。敗陣而歸。黃
蟻追來。圍聚錦城。要奪上邦江山。韓生無所措手。與肖唐
曰。仁兄速作良策。以救燃眉之急。肖唐曰。事旣忙迫。何不
向葫蘆中討兵。遂把葫蘆懸供金殿。同國王祭畢。從中跳
出一員大將。身高丈二。黑盔黑甲。兩膊有翅。甚是猛烈。自
稱曰。姓蜂名勇。字如虎。善用法術。帥領飛兵。國王見喜。欽
封鎮邦大將軍。保定元帥。出敵一戰成功。黃蟻敗陣而逃。
追至江邊。黃蟻貪生。涉水而往。蜂如虎統領飛兵。展翅追
去。竟至他國。舉手而得。回稟元帥。元帥回奏國王。國王見
喜。卽命駙馬整理安民。韓生與公主。同肖唐駕舟渡江。來
至黃蟻寶國。面南登基。封官安民。畢。與肖唐曰。早若聽信
兄言。馬有今日。肖唐曰。雖然極樂。只恐不得久享。韓生曰。
怎見。肖唐曰。有西江月一首請聽。宣人生天地如夢。榮華

富貴浮雲。無常一到手空行。惟有善惡隨性。城隍案前掛號。復臨一殿閻君。擘鏡寶臺照人心。功過不能瞞隱。講韓生聽之發怒。要貶眾官保本方恕。自登九五國泰民安。五穀豐登。享受四十餘年。一日忽聞天雷震動。江水暴發。傾刻之間。一國君民人等。一概付水而亡。韓生靈魂被無常鬼扯至鬼門關掛號。帶至冥府。見門上掛一直匾。寫荊州等處。生魂善惡督統司。門上對聯云。陰陽本無異理。感應確有明徵。柱上對聯云。生前盼望富貴功名。今何在。真靈淒楚。公侯極品不相饒。韓生自覺寒心。判官稟曰。韓慶

雲到案。冥王呼道。名字。因你前生極孝。纔使你轉生福地。你枉爲一國之主。毫無濟人利物。貪圖口腹。多殺牲靈。應墮地獄。韓生不肯招認。遂命鬼卒。押往擘鏡臺前一照。分明自覺駭然。復押案前。轉視見案側另設一桌。排有香茶菓品。肖唐端坐。冥王要動惡刑。肖唐懇恩方恕。遂施貧賤性命。發往第十殿案前投生。判官帶領韓生外行。肖唐隨後相送。曰。賢弟早若聽信兄言。焉有今日。韓生愧然曰。後悔遲了。且問我爲一國之主。怎不如兄之尊重呢。肖唐曰。此處只重在德。不重在富貴。縱是乞丐。只要有德。

也是尊重呢。又問兄畢竟如何。肖唐曰。冥王已奏文詳上。俟其丹書下詔。超昇天堂。再不入輪迴之苦了。行叙之間。忽見一座高臺甚險。鬼卒押些罪犯上行。韓生問是甚麼所在。肖唐曰。此卽望鄉臺也。韓生聽說望鄉。總要上去看看。肖唐曰。此臺非好所在。曲直八十一里。刀劍爲山。俱是惡犯。生前機謀奸巧。造些孽障。使後人墮於下流。令其見之追悔。韓生曰。無論怎的。也要上去看看。我那江山如何。於是二人同登至嶺。舉目視之。觀天下如在面前。草堂瓦舍。種種不一。有起祥雲的。有起黑氣的。問是何故。肖唐曰。

積善之家。起祥雲。禍患不侵。兇惡之家。起黑氣。災害並至。你向東南角細看。有一座錦城。城邊停一死屍。是賢弟髑髏否。韓生一看。城池殿庭。俱都損壞。尸骸撇在荒野。並無一人殯葬。不由垂淚。肖唐曰。賢弟想你一生盼望。造些罪障。俱是爲他所累。細思猶如讎敵。而反歎他何故。韓生沈思半晌。手指髑髏大罵。宣罵髑髏。真乃禍殃。思量起好不悲傷。想未生。一前情狀。這點性。何等吉祥。坦蕩蕩。無有遮擋。明晃晃。亮堂堂。因一念。錯着了像。少打點。莫及提防。有了命。就有塵網。假髑髏。現出皮囊。有耳目。口鼻。四相。有

心猿貪念分張。爲髑髏。終日妄想。戀紅塵。富貴榮昌。縱心
猿。胡思亂想。放意馬。走入迷韁。要美衣。髑髏擺蕩。要佳餚。
髑髏充腸。要嬌妻。髑髏同帳。要美妾。髑髏鋪牀。要華屋。髑
髏安養。要良田。髑髏盈倉。要金銀。髑髏滿廣。要功名。髑髏
顯揚。要富貴。髑髏尊仰。要肖子。髑髏榮昌。爲髑髏。萬般擾
攘。用機謀。枉費心腸。誰知道。空有主張。不由人。算計籌量。
雄糾糾。心如火滾浪。惡恨恨。有個無常。一來到。氣絕喉嚨。持
空拳。去見閻王。兩旁站。牛頭馬像。持銅叉。兇過虎狼。一靈
魂。案前算賬。善惡簿。一行一行。不招認。孽鏡照亮。不由我

舌劍唇鋒。非仁兄。來把情講。怎能免。地獄淒涼。押東嶽。輪
迴世上。路過此。登臺望鄉。名與利。盡成虛晃。錦江山。撇却
一旁。眾卿相。誰來探望。妻合子。又在那廂。有金銀。作用何
項。悔生前。誤用心腸。爲髑髏。結下債帳。孤單單。獨自抵當。
濟仁兄。曾對我講。金石言。說够干行。那時節。心性傲上。聽
猶若。風吹耳旁。若回頭。持齋修養。那裏有。這些淒涼。千萬
悔。終是枉帳。叫髑髏。細聽端詳。你生就。屎尿桶臟。萬不該。
終爲你忙。你殺生。著我填償。你造孽。著我承當。你欠債。著
我算帳。你享福。我受淒涼。皆爲你。造下孽障。尋著你。臭味

難當罵不盡。髑髏魍魎。勸世人聽我言章。早把這髑髏打
帳。莫學我終爲他忙。貪富貴。能够怎樣。論榮華。誰比我強。
中狀元。名登金榜。招駙馬。何等榮光。掛帥印。統領軍將。登
九五。眾臣呼王。位雖極。安能久享。終難免。這個無常。早省
悟。靜坐溫養。就能躲。地獄淒涼。功行滿。天外遊蕩。超九祖。
同登天堂。試看我。位居極上。只落得。悔斷肝腸。濟仁兄。棄
家修養。隱山林。靜煉金剛。歸玄妙。神鬼景仰。丹書詔。登上
天堂。赴蟠桃。羣仙談講。也不枉。出世一場。講韓生在望鄉
臺上。正然歎悔。被鬼卒推往臺下。一驚而醒。只嚇的通身

汗流。癡癡然如呆如迷。定醒片刻。纔知是夢。舉目歎曰。噯
空享一世榮華。不過片刻。夢裏仰視天尙猶未至午。肖唐
上前使禮曰。先與賢弟叩喜。復一揖曰。再與賢弟壓驚。韓
生曰。我夢中事。兄何得知之。肖唐曰。雖在夢裏。何曾片刻
相離。賢弟呀。紅塵世事與夢何異。望其自思。韓生沈思往
事。如在面前。與夢果無異也。於是發誓皈依。永無異心。特
問端的。南柯古郡。在於何處。肖唐曰。南柯郡。卽此槐向南
一小枝也。寶貝卽槐實也。安國卽馬蟻窩也。國王卽蟻王
也。黃蟻國卽黃馬蟻窩也。蜂如虎卽有翅馬蟻也。江卽稱

宜言抄遺
塘也。船卽槐葉也。農人徹水。猶如天雷震動。因此江水暴發也。如若不信。試看黑蟻窩中。出來一羣蟻卒。直向黃蟻窩去。抬出一白馬蟻。卽公主也。賢弟念你結髮之情。理當上前探問。韓生付之一笑。自此棄家隱居。持齋誦經。靜坐勤修。竟證正覺也。依此案看來。趁有人身。况生中華聖境。幸遇慈航普渡。若信凡人不能成仙。豈不悞了前程乎。奉勸世人。各宜速省。急早回頭。猛力皈依。莫待無常一到。追悔無及矣。

拒淫美報 附種子良方

嘗聞孝爲百行之原。淫爲萬惡之首。人能敦孝弟而戒邪淫。便是真英傑。真丈夫。又聞孽海茫茫。最重無如色欲。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拔山蓋世之英雄。因此而亡身喪國。繡口錦心之傑士。爲此而敗節隳名。始爲一念之差。遂至畢生莫贖。應當則玉樓削籍。應貴則金榜除名。有時回心一思。不已深可悔哉。吾今講一案。見色不迷之大丈夫。與諸位一聽。江西南昌府。一人姓張名萬誠者。妻王氏。家有十萬之富。夫婦皆刻薄慳吝。直不知行方便爲何事。俗

言九吝出敗子。十吝主之嗣。年近五旬。膝下無子。家娶三妾。皆不生育。夫婦常以此爲慮。同里有一姓呂名培德者。係萬誠之盟弟。其人端方忠厚。好善樂施。若有貧苦親鄰。暨乞討者。無不盡心周濟。年方三十二歲。膝下五子。皆聰俊。怎奈家運不正。產業漸漸彫零。一日坐在草堂。憂容長歎。妻問何故。培德曰。時值三春。正該種稻下秧。家無稻種。奈何。妻曰。夫君常言與張仁兄意最厚。與他去借可。否。德曰。賢妻未聞俗言。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宣呂培德開言來。叫聲賢妻。思想起當年事。好不悲嘯。窮親鄰來討借。

無不應依。至如今家淡泊。望誰周濟。張仁兄雖然有結拜之義。此時節人情薄。不比往日。休說他。不肯借。當局失儀。

他設有言意遲。自覺難立。

妻曰。憑你結拜之情。料也不能失臉。

爲男子。雖貧

困。要有志氣。怎比那無恥徒。不論高低。雖借貸。只出在萬不得已。無奈何。提口袋。舉步前移。講培德來至張宅。仁嫂

王氏出見。以禮相待。言你兄今早出門。不知賢弟可有甚事。德曰。吾稻被蟲咬傷。恐其不出。來借稻種。異日奉還。王氏遂命家童。將稻裝滿口袋。送至其家。至晚萬誠回。夫婦談笑曰。今早呂賢弟到家。言他稻被蟲傷。來與咱借稻種。

我即與之想借貸原係常情。咱的脈氣不繼。不知可與借否。誠曰胡談。世間豈有此理。妻曰。備辦酒筵。請至家庭。暗多許銀兩。命妾與他偷情。設生子嗣。誰言非張門之後代乎。此最美之事。料他無不應允之理。說的萬誠心動。於是連請數次。話實難以出唇。一日又請。酒飲半酣。時值三更。培德疑其情。問兄曰。此數次飲酒。兄與往日情意不同。定有甚麼心事。說來為弟自當盡心。萬誠遂分咐手下人等。各自安歇。請賢弟後樓敘話。宜尊一聲。呂賢弟且坐家堂。把我的心腑話。細說端詳。世間人貧與富。不得一樣真。

快樂子而孫。聚慶滿堂。

培德曰。兒多氣多。無兒免惹氣。

觀賢弟五個子真

乃可獎。想我這乏嗣人。好不淒涼。

立子有早晚。何必悲歎呢。

最可怕衰

老時病卧牀帳。是何人來面前捧茶遞湯。

現有三妾又有奴婢再說可以

過提起來。妾與婢。越是難講。繼嗣子亦難比親生兒郎。兄

若大家私。何愁無人事奉。

別項事皆可用。銀錢打量。惟此件儘你有萬

房千廂。

大哥銀錢既廣。何不捨財培德。

我也曾南朝山。北把頂上。我也曾

修廟宇。神像金粧。

這些方便不如惜老憐貧之德。

我今晚親許你。紋銀千

兩。賢弟呀。

欲與你商一事。難把口張。講培德曰。古人處朋

友。患難可共。身命可捐。窺大哥意見。莫非欲要弟之蠢子

乎。弟亦無不應允之理。有何言之難出。俗言老來臉厚。王氏在旁。把借脈之言。冒然吐出。羞的他弟兄俱有慚色。培德沈音半晌。暗想道。此比別事告人更難。偶然曰。要從此事許我三件。王氏曰。那三件呢。德曰。第一件。茂珍壯陽之類。與大哥同食百日。第二件。百日之內。不許與妾媵同房。第三件。預備紋銀三千兩。見善無所不爲。從此三件。欲得子嗣。尚有何難。王氏俱許之。自此弟兄。日則同食。夜則同寢。每日談講感應篇。陰騭文等書。凡修橋補路。刷書放生。暨周濟老幼殘疾等事。力行不怠。如是三月。將銀花費三

千餘兩。百日將近。培德託故而回。遂帶些盤費出外。作一戒淫歌。刊板刷印。到處遍送。其歌曰。宜勸世人。須當立男子志向。切莫犯邪淫案。免招禍殃。那女色。好比就迷人羅網。把心猿鎖得定。莫令迷疆。宇宙間。塵寰事。萬般擾攘。惟邪淫最易犯。孽海茫茫。催命鬼。巧設下。花街柳巷。恰似那活地獄。誘人內藏。芙蓉面。櫻桃口。引魂帆帳。默默中。殺愚夫。何用刀鎗。縱嗜慾。把先天貴脈耗喪。精氣神。盡浸去。多主天亡。設不幸。患色勞。把命早喪。負爹娘。劬勞恩。養育一場。有許多。英流輩。爲此自戕。繡口的。錦傑士。節敗名傷。應

貴者犯邪淫。名除金榜。應富者亦削除。玉樓金廂。始只因一念差。畢生難講。敗祖德。賤自身。連累兒郎。勸諸君。靜坐時。沈心細想。何必去。討自賤。身受淒涼。欲保其身性命。莫學浪蕩。細聽我。說一段戒淫良方。未見兮。存正心。切莫妄想。志向堅。那怕他。美貌紅粧。會見者。心猶若姊妹一樣。路途中。遇婦女。緊走路旁。目要正。體要端。形容古狀。卽夫婦言語間。務要端方。莫結交。風流子。任意擺蕩。常親近。老前輩。學做善良。要體會。循環理。報應不爽。如起念。心猶若鬼神在旁。若一生不犯淫。神鬼景仰。自然能。振家聲。福壽榮。

康。再說那浪蕩子。風流情狀。或三五。或六七。結黨成行。白晝間。遊花街。夜宿柳巷。閑叙時。談閨閫。道人短長。也有的狎優童。歌舞彈唱。誘人家。無把柄。年少兒郎。或觀燈。或趕會。又或遊場。見婦女。瞧又瞧。心中顛狂。或貞節。或淑德。可欽可仰。他竟敢。起狼心。敗人門牆。若遇著。無志婦。任其擺蕩。節烈女。他必定。投河懸樑。圖片刻。假歡樂。天良盡喪。更比那。殺人賊。罪重幾廂。殺一人。只是他。一身命喪。淫一身。他數輩。概無榮光。只知道。穢污人。不把自想。已家中。豈無有。姐妹姑娘。這等人。若遇著。浪子調蕩。你未必。不約人。挈。

刀弄鎗。貪邪淫。好比從。揭下債帳。喫八升。還一斗。不讓毫
光。淫人妻。妻淫人。一來一往。誘人女。女誘人。天理昭彰。當
妓女。皆因他。祖父浪蕩。娼優輩。俱都是。淫人兒郎。生犯法。
挈當官。枷打笞杖。死陰司。亦難免。地獄淒涼。受盡了。地獄
苦。輪迴世上。變畜類。受煎熬。食草吞糠。試看這。邪淫徒。怎
麼下場。總不如。守本分。專務正行。未犯者。防失足。莫入迷
網。無恥徒。來引誘。心堅志剛。會行者。早回頭。積德培償。莫
等到。惡報臨。空自著忙。善獲福。淫招禍。絲毫不爽。講一輩。
奇男子。細聽端詳。昔王華。心性堅。名登金榜。揚名聲。顯父

母。何等榮光。醫何澄。全貞節。仁慈施放。子而孫。皆登第。世
代榮昌。此二者。稱奇男。可作榜樣。把姓名。留黃卷。萬古顯
揚。若不然。學猖狂。無好結場。再講輩。邪淫徒。名敗身亡。漢
呂布。與董卓。爲色俱喪。唐李登。應拜相。沒有下場。眞君子。
能守身。無不旌獎。邪淫徒。貪風流。終受淒涼。此一篇。雖然
是。粗俗歌唱。願世人。依勸誡。子孫榮昌。講且言。呂培德去
之半載。把此歌印。送三萬餘張。勸醒狂徒無數。自培德去
後。萬誠與妻王氏。暗與三妾言知。百日將滿。專候培德。遲
之數日不來。問及家童。方知培德出外遠遊。王氏曰。夫君

常言培德忠厚。枉把美味食之百日。紋銀浪費三千餘兩。相約期滿。不該出外遠遊。看來此人無義之極。遲之數月。三妾有兩房受孕。及培德回歸。前來探望。萬誠疎淡不答。培德昂然歸。及至得子。乃曰命也。眾鄉鄰齊來慶賀。培德俟眾客去後。自備小兒衣帽等件。用竹籃盛之。不令傳稟。一直走至後樓。與萬誠夫婦叩喜。萬誠曰。豈敢煩駕。培德曰。大哥不必錯怪。若非愚弟。大哥焉有子嗣。王氏曰。你說怎的。培德曰。你夫婦且坐。聽我道來。宣尊大哥與嫂嫂。且坐家堂。聽愚弟把來歷。細說端詳。你好比看財奴。守此

家當。全不知做善事。積求兒郎。俺也會朝山拜頂。許愿燒香。豈不算做善事麼。欲

求子。只有說積德為上。何在你許口願。朝拜燒香。你有些

損德事。我不好講。非遷善。非改過。枉自惆悵。俺有甚麼損

講有何妨。窮親戚。富鄰里。視如兩樣。又刻薄。又慳吝。心不慈良。

乞化輩。苦哀懇。毫無施放。囤穀糧。放重利。理所不當。雖說

放賬都是生意。是將本求利。有甚麼不當。斗與秤。不公平。出入兩樣。把子星。削

除了。悞用心腸。論無後。四十歲。娶妾當講。萬不該。娶三妾。

又娶四房。雖娶數妾。是銀錢污許多。青春女。天良盡喪。不

積德。怎能消。這些罪殃。還因你血氣衰。相火不旺。又兼之。

今宿此明宿彼房。雖然如此是盼望。立子非好色之故。縱嗜慾把先天貴脈

耗喪。久而久命難保。身屬無常。痛憐你老夫婦。終日盼望。

念交情。暗傳你種子良方。傳俺甚麼良方。我也未曾服藥。頭一劑治你的

血氣不壯。茂珍類俱可以補精壯陽。第二劑治你的。

相火不旺。百日內不許你與妾同房。第三劑治你的。惟三劑有奇功。

治病數樣。慳與吝刻與薄。一概消亡。我這毛病是感應篇。甚麼方治的。

陰騭文與你談講。你纔知行方便。發出天良。又兼之花紋

銀三千餘兩。修橋路濟貧苦。感格上蒼。我若早知如德行。此方便久矣。

滿精氣足。身體強壯。可為之默默中。暗培兒郎。你從前說

那話。我若照樣。呂培德已墮入。小人之行。賢弟真若洩露。君子也。

終難免。外人談講。咱弟兄在世間。醜名難當。我兒孫必不

能居於人上。大哥呀。你縱然得子嗣。有何榮光。試想我做

此事。不愧世上死陰司。也見得祖宗閻王。挈好意來待你。

不會打量。疎淡我。無奈何。舉步還鄉。講萬誠夫婦聽得此

言。如夢初醒。遂扯住衣衿。雙膝跪下。口稱賢弟。千萬念昔

日締拜之情。姑恕我年老無識之罪。自此弟兄仍如同胞。

又囑咐萬誠。把感應篇陰騭文等書。終日虔誠誦讀。身體

力行。以保子貴孫榮。後培德五子皆登科甲。福壽榮康。凡

宣言抄
聽此案者。當效呂培德之榜樣。凡乏嗣者。可遵種子良方。多行方便。捨錢培德。遵感應篇。陰騭文等書。力行不怠。求子自然得子也。

立身處世格言警戒自己勸化人

大丈夫成家容易。士君子立志何難。爲人持身處世。必要心正行端。凡事退後一步。身自安穩。出言忍耐幾句。心自無憂。讓他三分。何等清閒。容忍片時。何等自在。青山不管人間事。綠水何曾說是非。有人問我他人事。擺手搖頭做不知。結交有道之人。斷絕無義之友。當飲清淡之茶。戒貪花色之酒。時開方便之門。緊閉是非之口。依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口是心非之人。不可結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賤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理他。反臉無情之人。不可交他。

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放刁撒潑之人。不可惹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說長道短之人。不可敬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慢他。讀書明理之人。不可輕他。忠厚老實之人。不可哄他。瞎禿跛之人。不可戲他。鰥寡孤獨之人。不可欺他。得人恩義。切莫忘他。受人所託。切莫悞他。生意買賣。切莫瞞他。無義錢財。切莫取他。無衣無食。切莫笑他。愛穿愛喫。切莫學他。不行正道。切莫從他。娼妓賭博。切莫看他。積善修福。切莫毀他。談笑閨闈。切莫聽他。牛犬二肉。切莫喫他。言語不定。切莫信他。人或失錯。切莫鄙他。敗家洋烟。

定要戒他。世人說我笑我。量我欺我。罵我打我。害我輕賤我。我將何以處之。只是寬他。由他。容他。怕他。讓他。忍他。不惹他。再過幾年。看有他無他。急早回頭。不可大意。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橫不過道理。瞞不過天理。狠不過王法。傲不過命理。爲人不敬天地。成甚麼人。不禮神明。塑甚麼像。不孝父母。生甚麼子。不和兄弟。聯甚麼宗。不敬聖賢。讀甚麼書。不惜字紙。求甚麼名。不明道理。引甚麼頭。不尙勤儉。興甚麼家。不分內外。成甚麼禮。心田不好。念甚麼經。奸巧害人。朝甚麼山。名利心重。求甚麼德。無買無

賣。趕甚麼場。大秤小斗。作甚麼福。欺心惡毒。修甚麼善。難
中不救。交甚麼友。急不周濟。結甚麼親。看破事情。爭甚麼
氣。識破乾坤。認甚麼真。子孫不肖。買甚麼田。命中窮苦。逞
甚麼能。開口問他。佯倣不採。有酒有肉。不親也親。急難之
中。何見一人。今生富貴。前世修成。眼前爲善。就是好人。做
些好事。存箇好心。不在外懶。要做內勤。謹慎忠厚。過此淳
生。人要壽長。戒殺放生。莫說無報。如影隨形。一旦無常。何
利何名。○詩曰。人生在世。命由天。不由算。用盡機關。是枉
然。有天理。世上許多喪良漢。自作孽。何能瞞過那青天。莫

下場。爲人不必苦貪財。看你福。貪得財來天降災。不如無

既是有錢人不在。誰受用。不如人在少貪財。說得是。勸君

作福更無錢。有也無。禍到頭來使萬千。無也有。欲要與君

談善事。不得閑。一朝身死卧黃泉。忙也去。氣運循環歲月

新。莫虛過。邪非容易亂其真。最可恨。時時檢點心中事。尚

有錯。那有工夫說別人。管閑事。父母恩情重。大如天。朝廷

法度嚴。威如神。聖賢千萬語。說不盡。第一忍爲先。最要緊

有恩當思報。纔使得。逢仇莫結冤。解了好。做成無用漢。守

本分。頭上有青天。自看承。妙藥難醫冤孽病。是橫財不富

命窮人。想虧心折盡平生福。是行短天教一世貧。想命裏

有來終須有。是命裏無來莫強求。想堪歎人心毒似蛇。是

誰知天眼轉如車。想去年妄取東鄰物。是今日還歸西舍

家。想無義錢財湯潑雪。是圖來由地水推沙。想好將心地

勤耕種。是父子公孫福祿遐。好好

孝弟忠信是根本。禮義廉恥要敦行。

每日堂前誦三遍。舉家平安福祿增。

陝西省西安府咸甯縣南鄉韋兆村梁世瑞重刻此段。

今勸世人把宣講拾遺熟讀深思每日間將此書逢人化

導不避嫌疑最是語善撥忙看此書一二段反覆辨味最

是視善遇事依此書做出事來最是行善

太上曰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

之福三善更把語善做第一蓋誠心化人一化十十化百

善量愈廣

